



我的硃洲岛姐夫

这些年来，整箱的海鱼、整箱的鲜果从未间断，仿佛他还是那个乘风破浪的船长，执意要将大海与土地最丰厚的馈赠，尽数送达我的生活。

谭梅邱

每当我收到那沉甸甸的快递箱，海风的咸鲜与果园的芬芳便跨越东海岛扑面而来。箱中整齐排列的火龙果紫衣含丹，百香果暗香浮动，恰似姐夫那双布满厚茧的手，正将海岛的阳光与泥土的温度层层叠叠铺陈在我面前。

姐夫是硃洲岛真正的老船长。在这个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八成人家以渔业为生的海岛上，他凭着对大海的领悟力，成为最懂这片蔚蓝的耕海人。沿海涂滩的隔网捕鱼、罾网起落、石头滩捉跳鱼、挖沙虫……潮汐的节奏早已烙印在他的血脉中。更难得的是，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村汉子，竟自学成才掌握了现代渔船驾驶技术，将卫星导航等科技工具化作新的桨橹，带着我那时尚显稚嫩的兄长向海而耕，在波涛间犁出生活的希望。

六十岁那年，姐夫悄然完成生命中的重大转向——从掌舵的渔民转型为执锄的农

夫。他与姐姐守着家中的一亩三分地，如同当年熟悉潮信般把握着果实的生长节律。毒辣的日头下，他们给火龙果剪枝整芽，为百香果搭架引蔓，在燕窝果的黄花间授粉除虫。古铜色的汗水滴入红土地，竟也长出甜蜜的回报。

记忆中最难忘的，是读书那年姐夫特意从造船贷款中挤出钱，为我买来第一把木吉他。琴箱共鸣的声响，恰似他宽厚胸膛里的心跳。这些年来，整箱的海鱼、整箱的鲜果从未间断，仿佛他还是那个乘风破浪的船长，执意要将大海与土地最丰厚的馈赠，尽数送达我的生活。

如今去看他，常遇见他刚从田里归来。两个小孙儿雀跃着扑过来大喊“爷爷回来了”，他那张被海风雕刻、被阳光镀染的脸上，顿时绽出比火龙果花更灿烂的笑容。这一刻，我忽然明白——这位老船长从未离开他的大海，只是将波涛换作了果浪，将帆缆化作了果藤，继续以最质朴的方式，为我们家族导航。

一个护工的故事

李冰玲

他姓帅，来自四川，熟悉的人都叫他帅哥。如他的名字一样，长得也帅，一米七五的个头，长圆脸庞，嘴角常露出温厚的笑容。病人觉得他可亲可近，都想和他交朋友。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、护士信任他，有啥事情需要帮忙，就直接叫他，他就像个久经战场的战士，立即投入工作，并且出色地完成任务。

四十五六岁的他来湛江工作已十多年，一直在医院当护工。他最初来的时候，是单身一人来，希望在广东打工挣多点钱，再寄回家让妻子养活孩子和父母。因为他的工作出色，对待病人似亲人，有求于他护理的病人越来越多，他感到力不从心，他便把妻子也叫来了，夫妻俩便成了护理病人的专业户。在他的带动下，村里的多名老乡也来到湛江，他们在各医院当了护工。护工的工资，一般是每月4500元至5000元。夫妻俩合作的话，每月可以挣万元以上。当然，他们的工作是十分辛苦的，睡眠总是不足。狭窄的病房通道，摆上一张沙滩椅便是睡床，刚闭着眼睛，一个大面积脑梗死的病人呼喊起来，声音恐怖，他乱抓乱碰，似乎要和别人打架，其他病人也无法入睡。这时，帅哥就得拿来药片，像哄小孩一样哄他吃药，抚摸他的心胸，慢慢地拍打他人睡。

老干部老林将近80岁，他的老伴在前几年去世，一子一女都在广州工作。老林中风入院时，已说不出话，神志麻木，帅哥接管后，无微不至地料理他：每日买来可口的饭菜，一口一口地喂，拉不出大便，他用手慢慢抠。三个月后，老林的身体渐渐地康复，帅哥常和他说话，谈家事国事，使他忘掉自己的病痛，精神恢复得相当不错，老人的子女亦感到很满意，他们给老爸带来营养品时，亦不忘捎一份给帅哥。

有一个女教师，只有三十七岁，入院时被诊断为乳腺癌。她得知自己的病情后，最初几天拒绝进食，也不愿意打针吃药，每天以泪洗脸。帅哥的妻子接管这个病人后，慢

慢地开导她：“你这个病，是完全可以治好的，百分之八十吧。”她如数家珍般点出了好几个女人名字及她们的单位和地址，她们都治好出院了。女教师的丈夫来探病时，她督促说：“你要多关照王老师，她最担心你日后会变心，女儿无人管。”治病首先要过好精神第一关，排除心理障碍，病人才会更好地配合治疗。由于王老师家属积极配合，一年后，她康复了。

不知不觉，帅哥夫妇来湛江工作已十三年，期间，他们只回四川探家两次，春节也坚守岗位，有时忙得饭也顾不上吃。开餐时，要为病人打饭，医护人员也要他帮打饭，来回奔走几趟也无怨言。夫妻吃着简单的饭菜，一般是麻辣酱菜加一个肉片。

“你们这么辛苦，挣的钱也不少，为什么不吃好一点啊？”我说。

“习惯了，再说时间也不允许我们吃复杂的。”帅哥答。

“你看，我的儿女，他们吃得多好呀，天天打火锅，穿得也漂亮，像他们这年纪，我要上山打柴割猪草呢！”帅哥把手机递给我看。装修不错的房子，餐桌上有一只火锅，一圆脸姑娘正笑着往嘴里送肉。

“他们知道你在广东干什么工作吗？”

“具体的并不知道，我只说还可以，又不是干重活累活，比在农村干轻松多了。”

帅哥自从离家打工后，一双儿女就交给爹妈看管，每月按时寄钱回家。大儿子读书还算争气，考上了师范大专，毕业时到深圳干了两年保险工作，后来不干了，还是回到家乡，在县里当了教师。小女儿亦是大专毕业，在镇上幼儿园当幼师。

“我为儿女已尽尽职尽责，问心无愧。我在镇里建了四百平方楼房，在村里不是数一数二，也是第三、四名的。”帅哥讲完神情颇为自豪。

有时，一些被帅哥介绍来医院工作的老乡，为了感谢他的提携，给帅哥送来烟酒，或者小菜之类，和他共饮一杯解乡愁。这是他们的愉快时光。这就是从乡间走出来的一群打工族，另一种鲜为人知的生活方式。

三十载白云苍狗

李土寿

2025年8月24日，《湛江晚报》以半版篇幅刊发《墨缘长存：与书法大家沈定庵先生交往二三事》一文。版面精心设计，栏目处特意选用当年《寿哥食经》专栏素描头像，文中更插入《湛江人的美食情缘》一书封面。捧读报纸，见湛江晚报编辑部《金秋》周刊编辑如此用心用情，不禁心潮澎湃，再次敲响键盘，将这段跨越三十年的情缘细细道来。

与沈老这段跨越千里的情缘，至今思来犹觉三生有幸：一幸得大师墨宝增辉桑梓，二助文化瑰宝永驻港城，三成仁义之事不负平生。

1993年春日，办公桌上那份关于书法家祖塋安葬的请示文件，开启了一段非凡因缘。当时只道是寻常公务，而今方知是历史的选择。沈老选择湖光岩时曾说：“天地有灵，山水有魂”，这八个字如今镌刻在我心扉。我们开辟的何止是一条登山小径，更是一条连接古今的文化血脉。

犹记2000年深秋，先生寄来题签时附言：“湛江味，人间情，笔墨缘。”展开宣纸的刹那，满室生辉。这八个字不仅为我的《湛江人的美食情缘》增色，更成为连接市井烟火与文人雅趣的桥梁。世人皆云“一字万金”，而我深知，这份情谊远非金钱所能衡量。

三十载白云苍狗，回望来时路，当年共同促成此事的市城建局副局长魏俊、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单均尧等同仁已先后作古，令人唏嘘。每至清明时节，见湖光岩山道上依稀有人献花祭扫，便觉欣慰——我们不仅安葬了逝者的遗物，更守护了一个家族的记忆，留存了一座城市的文化温度。而今这份跨越时空的守护，也有了特别的纪念意义。

重读先生手札，墨香犹存。忽然彻悟：人生在世，能做几件让文化扎根、让真情永驻的实事，便是最大的福分。沈老笔下的每一个字，都是洒向人间的时雨春风，而我们有幸成为接住雨露的那片土地，何其幸哉！

（谨以此文献给沈定庵先生百年诞辰，并缅怀曾为此事付出的故人，愿文化薪火永传。）